巢經巢文集

遵義鄭徵君遺著序

嘗讀鄭君康成易贊及易論謂易一名而含三易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鄭君闡發三易鄭爲精塙余嘗引申斯旨不獨易言之羣經亦多言之且推暨於國家政事之治亂興衰制度文物之因革損益世道人心之純駁汙隆學術文章之得失正變胥可以三義囊括之易道廣大精微固無所不苞孕也遵義鄭子尹徵君以樸學崛起西南蔚爲儒宗生平服膺家學精研三禮撰述閎博著鄭學錄揭櫫爲學大義嘗以 國朝經學昌盛邁越往古乃極盛之後治禮者漸有標新增恠名

爲申鄭實遠鄭旨甚則轉以駁鄭以勝鄭爲事見徵君
所爲康成生日釋冀詩然此特致辨今古異同已爾經
學廢興罔無壆也顧已深致歎喟如此烏知後之惑經
僞經汔至學校廢經不讀而經亡經亡國亦隨之徵君
有知其哀痛又何如耶徵君旣墨守家學以治經所爲
文章實能貫串攷據義理詞章而一之於忠孝節烈尤
晻晻焉又所爲詩奥衍淵懿黝然深秀屹然爲道咸閒
一大宗近人爲詩多祧唐而禰宋號爲步武黃陳實則
巢經一集乃枕中鴻寶也徵君遭際多艱困阨憂虞仍
不沫其事親孝敬之誠讀其詩文者使人孝悌慈諒之

心尊君親上之義油然勃然不能自已所謂詩以導性情禮以飭倫紀有功於世教者甚大嘗以黎平何忠誠墓圮作詩叢祠修葺胡文忠守黎平郡踵爲之其徵譣也莫郘亭先生謂徵君詩必先經學文章流布於世豈非以其感人尤摯耶夔龍少時酷耆徵君詩比官京師嘗手鈔諷籀僑居海上乃薈最徵君詩文重琱哲嗣伯更詩坿焉光宣之際維新立憲制作紛然至不易觚矣又所爲變易者往往規橅外人削趾適屨鍥舟求劍拘於迹而不觀於用比至天地易位竟有舉關於綱常名教之不可易者幾幾而變易之勢非至人類與窮塵劫

灰同歸澌滅不止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校栞徵君詩文竟因紬繹康成三易之旨以證徵君經術文章不渝家學者蘄捄世於危亡亟絕之交微尙如斯竊以貢讀徵君詩文者一證之若謂流衍鄉先喆遺著者抑亦未也

已乙卯十月貴陽陳夔龍

巢經巢文集序

遵義鄭先生子尹徵君爲西南儒宗垂數十年生平著述甚富致極精嚴未嘗如俗儒苟操鉛槧也道光中郡太守聘撰遵義府志成書四十八卷同時刻者有樗繭譜一卷母教錄一卷迨咸豐中治許鄭學益精三禮六書洞晰淵微乃家刻巢經巢經說一卷說文逸字二卷巢經巢詩鈔九卷唐威恪公樹義爲刻播雅二十四卷同治三年先生沒後遺著尤多威恪公子今中丞炯續刻儀禮私箋八卷鄭學錄四卷於蜀中獨山莫君祥芝刻輪輿私箋二卷於金陵至光緒四年四川川東道歸

安姚君覲元編刋進齋叢書爲刻說文新附考六卷粵東廣雅書局南皮張尙書之洞所設者也又采刻汗簡箋正八卷親屬記二卷於廣雅叢書中由是先生著述約略已具然其精者尙有考工鳧氏圖說一卷巢經巢文鈔五卷詩集續鈔卷無傳本貲州刺史貴筑高君培穀惜焉復任剞劂而先生之書始克告全自餘雖有一二遺編皆非其至矣奇書之在世譬猶金珠美玉蘊蓄於山淵必有精光上屬霄漢歷久而不可磨滅今先生遺書播行海內聞者鄉風士大夫轉相迻刻其犂然有當於人心不待智者而知已然卒成此一簣之功使

無放失者高君也光緒十九年十二月遵義黎庶昌

巢經巢文集序

遵義鄭子尹先生研精經史穿穴深邃具有心得乾嘉以來東南諸鉅子無以過之生平著述十餘種近年先後傳刻略備去年得其巢經巢遺文數十篇編爲五卷校刻之其文守韓柳家法謹嚴峭潔不落宋以後體勢知經生家讀書既多根柢槃深即其議論之文亦非常人所能規仿中間於地理水利辨析明了關繫一省輿地之學蓋自貴州入版圖以來未有人考證精確豁若發蒙如今日者也豈獨先生一家之學哉光緒二十年正月貴筑高培穀

巢經巢文集目錄

卷第一

經說

卷第二

卷第三

書

記

卷第四
序

卷第五

紀事

卷第六

書後

傳

墓表

行狀

祭文

銘

贊

雜著

補

巢經巢文集卷第一

遵義　鄭　珍　子尹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爾雅之釋宗族舍人孫李本久亡今所傳惟郭景純本然注畧邢疏復不詳余三復斯篇文葢多所譌脫即近日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雖考證綦詳而於此亦未之疑及也按儀禮喪服小功章稱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凡三世緦麻章稱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凡四世是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稱皆冠以從祖曾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若曾孫

稱皆冠以族明甚從祖者言其親從祖而別非祖行之謂猶其親從父而別者稱從父非父行之謂也其親從曾祖而別者賈子六術篇亦稱從曾祖而於正經止稱族族者賈公彥云屬也骨肉相連屬也蓋所謂四緦麻者於曾祖爲兄弟之親於祖爲從父之親於父爲從祖之親於已親雖將盡而猶相連屬有服故曰族至族昆弟之子我之曾祖兄弟乃其高祖祖遷於上戚單於下卽骨肉不相連屬止謂之親同姓而無從以族字加之矣故於父爲從父者於已則爲從祖於父爲從祖者於已則爲族稱曾祖兄弟之親爲族祖漢魏前未之聞也

今旣釋曰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與喪服經合矣而於族父之妻乃曰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於族父之姊妹乃曰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不儕父行於祖行乎此非可以族祖王母例也父之從祖昆弟之父母本是祖行故冠以族曰族祖分男女則曰族祖父族祖母從祖之尊稱則曰族祖王父族祖王母族字與從祖從父一例是支派定稱稱族祖即是祖行男稱族祖父其妻即族祖母其姊妹即族祖姑斷不得稱其婦女曰族祖母族祖姑也邵氏云族祖母族祖姑稱族祖者

言自族祖而別夫言自某別者謂彼於我從某世分也故可言自祖而別自父而別自曾祖而別斷不可言自族祖而別此義就已言就所稱者言俱無可通邵說殊謬又父之世母叔母即父之從父昆弟之母也既釋曰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復曰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不經複乎又既釋曰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不應族祖王父反無釋又喪服從父昆弟姊妹皆大功親從祖昆弟姊妹皆小功親亦不應止釋從父昆弟而於從父姊妹從祖昆弟姊妹俱無釋此皆非始作即然也今詳審經文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

祖母葢誤衍一祖字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
當是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之誤古本原與
下族祖王母句對文也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當原
是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兩句
傳寫上句脫爲族姑下句脫父之從祖姑遂致斯誤兄
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下疑舊有其女子子爲
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昆弟其女子子爲
從祖姊妹三句乃於儀禮五服內親無一遺闕是皆參
互可見而自開成石經已同今本知其譌脫在唐人已
無知者矣珍以爾雅爲詁訓之宗釋親闗名教之大而

窮經家相沿不察致三從之稱盡然易明者往往心目蒙眯如近日易疇程氏說禮名家而其文足徵記中親屬隆殺述至以昆弟之曾孫與族曾孫爲二人以從父昆弟之孫爲族昆弟之孫則此篇關係非淺尠也不揆無知竊爲補正庶幾明積非備族從俾童幼讀爾雅者知與喪服一經一訓原無鈌誤云

今補正本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

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其女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晜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

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父之從祖舅弟之父爲族祖王父父之從祖舅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舅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舅弟之妻爲族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舅兄也　宗族

辨日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

孝經一篇漢有今古文今文顏貞出之河間獻王上之

長孫氏江翁爭說之古文出自孔壁秘在內府至東漢許叔重鄭仲師始爲解說何有孔安國傳也隋劉炫始僞作孝經孔氏傳與今文鄭注並列學官五代之亂亡其傳惟本經存乾隆中歙人汪翼滄市日本攜彼國太宰純校刊古文孝經孔氏傳以歸付鮑廷博刻之其書遂徧布海內　四庫提要已斥其僞矣然止謂陋冗不類漢人釋經而不暇實核其僞當時精審若召弓盧氏且極序辨僞眞孔氏作贗書之惑人若是余故爲列十證闢之如左

劉炫既撰孔氏注本別作古文稽疑一篇明之又作義

疏三卷書皆不傳要王孔氏駮鄭氏兩漢以來並謂孝經爲孔子與曾子陳孝道獨炫謂孔子自作特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並非因曾子請業而對是所撰僞孔傳大端也今孔序乃云曾子躬行匹夫之孝未達天子諸侯以下之事因侍坐諮問而夫子告其義遂集錄之名曰孝經則與炫說不應其僞一

孝經漢止分章晉荀昶撰集諸說仍無章名至皇侃義疏始標目名冠章首明皇御注因之然則標章非古也故宋司馬溫公所見古文本經止二十二章而已今標目惟所多四章別立新名餘皆同御注其僞二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班固藝文志序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異不止二處班氏道其略桓氏總其數也今經文止少桓氏九字猶云相傳脫誤至見班氏有此言乃改續爲績改生之膝下作生毓之其餘除閨門章皆同今文未見有字讀皆異異不過強加閒文語助百二十四字耳亦未見四百餘字也其僞三

鄭氏注孝始於事親三句云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駮

之文具載邢疏是必僞孔傳與鄭異義乃持以難鄭氏今傳解此三句正與鄭義同其僞四

御注所用舊說疏必云依某注非者則否其天子章疏云一人天子也依孔傳慶善也書傳通十億曰兆古數爲然則惟一人天子也五字是孔傳餘皆非也又孝治章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三句疏云此依孔傳且引劉炫義疏解之至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疏不云依某又自解之則非孔傳也又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四句又注上正身以率下一句疏皆云依孔傳至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則

也及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也數句皆明皇自撰故
疏不云依某今一概認作孔傳入之是疏之體例尚未
別白也其僞五
邢氏孝治章疏引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感應章注禮
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疏云此依孔傳今傳中無此二
條可見空腹野夫即目前注疏猶未細檢宜其文俚俗
至是其僞六
許沖上說文表稱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
獻按史記自序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其孔子世
家稱孔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

卒在太初以前遠不及昭帝獻壁中諸古文皆死後其子孫所爲今孔序乃云傳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其僞七

孔穎達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則東漢末始就經爲注今孔序云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蔚有餘言是漢儒訓詁體例且未知也其僞八

前漢藝文志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故古文尚書傳自安國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今文耳非古文今孔序云昔吾逝

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是今古文尚書祖師亦且不辨其僞九

陸氏經典釋文其初本標經文用朱書標注文用墨書故序例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本因摘字爲音經傳相閒欲便覽者分別乃如此書之起發云者卽標之謂也今孔序亦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不知經何待發所起者又何傳也是直不解陸氏所謂徒見其例於古無有以爲甚奇異可以欺世也其僞十

驗此十事知作是書者彼窮畾僻塞一空腐之人見前籍稱引孔傳中士久無其書漫事粗揣自詡絕學以耀

其國富秘藏耳不知孔氏原未與孝經作傳就令唐人所見孔傳至今尚存亦是劉炫僞撰不足與漢儒注說並重矧不善作僞淺陋至於此極也而世儒尚恐人不之遽信巧爲推護非好奇之心先入之卽極醜態亦不復見歟傎者或反據以駮漢人舊說又至愚矣

禮記正義駮文

檀弓鄭氏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正義謂檀弓在六國時以篇中載仲梁子是六國時人也按首節論舍孫立子事云檀弓趨問子服伯子又云子游問諸孔子注謂伯子蓋子服景伯景

伯孔子同時人就令伯子未必是𪷌伯故注加蓋字作
疑詞而斜孫立子之非檀弓疑之子游問之孔子斷之
則檀弓與游夏同時明矣正義以篇中載仲梁子證是
六國時人似是以目錄記人二字連讀謂此篇爲檀弓
所記而忘鄭目錄於諸篇文例多云名曰某者以其記
某此記人二字原不連讀因致誤解
曾子問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辯也注辯猶正也若
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正義云若康子者謂當時執
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若順也按注意若當
作如字解言如康子此拜稽顙於位乃君弔其臣時主

人之禮非鄰國之君弔鄰國之臣時有君爲主之禮也當時司禮者不能是正致君臣成二喪主若非順從之義

曾子問孔子曰祭哉正義云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按哉字與論語沽之哉左傳畏君王哉與君王哉同是決詞非疑度詞也下文望墓爲壇以時祭及告墓祭於家皆孔子所據古義並非以意定禮故曰子游之徒用此禮祭順古義也何嘗無正文得祭乎

郊特牲鄉爲田燭正義云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

於田首設燭照路按注云郊道之民爲之總釋汜埽反
道田燭三事則鄉止是當郊道所過之鄉若各鄉不當
郊道而皆以田燭照路奚爲耶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節正義父爲子期兄弟之子
但宜九月云云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
叔亦正服五月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緦此發于而旁
殺也按族兄弟之子無服同堂兄弟卽從父兄弟其子
當小功則此當緦者宜云從祖昆弟之子疏偶筆誤
大傳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
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

母則令昭穆不明義本精晰正義乃云弟小於已妻必幼稚故可謂爲婦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已相類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爲母意以婦嫂之名因其年之長幼於我而得此謬論也弟妻之年何必幼稚於已兄妻之年何必不甚懸絕且諸凡稱母者豈可以少長論苟當稱母雖已百歲而彼方笄猶將母之兄妻即年長一二倍終無稱母之理孔或是仍六朝義疏未之刊正耳

少儀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正義汜廣也若遠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外內俱埽謂之埽若近路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但曰拚按拚埽日用之常何必賓來始爲之

且遠路來者何必定是大賓近路來者何必定是小賓

經意止是釋掃席前有拚之名非此則統曰掃耳

雜記上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

其贈也拜按經文上言父在爲妻不杖與稽顙下言母

在止不稽顙稽顙止施於贈拜父在不稽顙贈拜於母

邊見得母在仍爲妻杖於父邊見得其文極明縣瀛後

傳本父母在句衍一母字遂令解說支離正義云以父

母同尊因父而連言母不杖屬父在不稽顙屬母在如

所云則下母在不稽顙句爲重複且不稽顙屬母在則

父在不仍稽顙乎范甯禮論以父母在有二義就母言

則爲在側不知子爲妻拜賓之時母何以在側也
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尙齒注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
在小官正義云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
者巳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
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
德者按此疏極無理卽德小者先來居大官旣有大德
後來獨不可易之乎官小德尊旣可以加燕賜又不可
以加爵位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爲乎注後德二字
當如俗本作小德者始合疏附會所據誤文遁之失也
司徒旅歸四布

檀弓上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疏送喪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按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山井鼎考文稱古本足利本經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孫氏志祖阮氏元並然之謂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說若經注並無敬子疏何爲反覆申辨余按司徒敬子見後文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若此經原作司徒敬子則彼是衛人此是魯人彼司徒是氏此司徒是官鄭必別白之使不混而

此無注又經云旅歸四布文簡難明故鄭云司徒使旅下士歸四方之賻布特加使字四方字以通之若原作使旅歸四方布前已有賻布之餘此布字屬喪其爲賻布不待言則注止云旅下士也文義已通何待贅司徒句是知經注並與今同原無脫字據雜記上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節正義引臯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知臯本亦與今同據本疏引熊氏說以司徒爲獻子家臣然家臣容有司徒斷無家臣得謚之理若經本是司徒敬子熊氏何從見敬子非謚而必認爲人名與臯氏立異知熊本亦與今

同卽孔氏據作正義本據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疏云司徒主國之事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云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知孔本亦與今同而疏中竟云司徒敬子者蓋古人義疏皆不附經注而單行唐之五經正義又非成於一人之手孔氏雖主刪定中閒亦有一二失審勘者此節正義必是修疏一人讀經不熟因後文有兩司徒敬子誤記此與之同而因卽執所誤記思獻子時季氏無敬子遂主熊氏駁皇氏夢中說夢成此疑竇孔氏旣偶失量檢覆詳者亦遂仍之皆因與後

文兩司徒敬子易亂心目故也孔氏禮記正義序云據皇氏爲本有不備則補以熊氏則以司徒爲公臣自是正解此疏獨主家臣已與聽役司徒義不盡一又與後篇兩引此經大異其爲絕非孔意出自荒經之手無疑然其誤止在疏於經注無與也後來日本一孔之人見疏中有此罅隙遂緣以改經誇其國傳本之古其巧僞幾無可破宜山井鼎爲所愚而海內通儒亦共信之今抉其作僞之因即疏說之誤亦明白矣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節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至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

意葢男女兩家旣定婚期而一家遭重喪必不能如期成禮則此家不能不告於彼家彼家知遭重喪亦斷不能答曰我至其日必嫁必娶至免喪之後可以嫁娶矣而發自遭喪之家則嫌於喪畢忘哀故當娶者必女家請之當嫁者必男家請之請之而即許嫁許娶是又嫌於僞也故壻弗許而女氏嫁之猶曰彼本不娶吾强之娶也女氏弗許而壻娶之猶曰彼本不嫁吾强之嫁也皆所以全孝也正解止是如此初無使別嫁別娶之說鄭注解致命謂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乃推明所以致命之意但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

兄弟其不敢使人失時之意已微喻矣此家旣不敢使之失時彼家又敢使之廢喪哉故直許諾而弗敢嫁娶此盡情盡理之極所謂禮也自孔氏誤會鄭旨因云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氏弗許壻而後別娶免喪後必須請者以彼旣葬致命於已故請婚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乃直以致命爲退婚謬極試思致命若卽是退婚已遭重喪於求婚之妻壻何與何以遂不爲婚耶士逾月葬若葬後已不爲婚待免喪已經兩年此兩年中男家女家何所疑畏而弗敢嫁娶必待彼免喪始別嫁別娶耶且免喪後男女究須嫁娶又

何所嫌於原聘之妻壻而必別嫁別娶耶且喪家致命不爲兄弟彼家已許諾矣何以至免喪又使人請耶豈免喪而使人請者乃致命經兩年後尚未別嫁別娶者耶於情理都無一得孔氏誤之陳氏澔沿之害世教誣聖言甚矣究宗萬氏偶箋斥及孔說是也而並駁鄭注亦未深悉此章禮意之故歪據儀禮宗子不親迎謂弗娶是彼不親迎者不知此禮包凡常非專謂宗子說亦穿鑿

致命必於已葬者緣初喪經營殯葬爲重自不暇問及此事葬後而不遣人致辭則非情也故孔子以已

葬爲節亦就吉日在葬後者言之若吉日在葬前自
宜求葬卽致命禮意可隅反也

儀禮曲字

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三篇承尊之豐元本經注皆當是曲字正義本誤作豐大射注曲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幷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疏其爲字從豆曲聲者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利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曲物豑說者承尊之器象形也今諸經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云其爲字從豆爲形以曲爲聲也推尋注意若幷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十七字係他人之說故鄭分別言之若所注之經本作豐字則

於大射注止云豐以承尊也義已明白其形似豆卑而大已見前燕禮注其字從豆曲聲誰不知者顧如此費辭乎因此經注推之儀禮古經旣有曲不應許君不載知說文豐字下有兩古文一爲𡴍一爲𧯷𡴍乃最先象形字其後加豆後又省山作𧯷豐本非形聲字注云從豆曲聲者稱他人之說當不以爲然也段氏注說文不審儀禮經注並是曲字從豆曲聲之云原非鄭說僅據注云曲聲疑鄭時似有曲字而終以聲字爲賸文誤本之惑人甚矣賈氏所據作疏本經注已誤作豐因不憭從豆曲聲非鄭說附會强解旣失鄭意又悖說文不足

憑信也聶氏三禮圖坫下云坫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曰豐音豐其豐字止作曲下又加音最得經注之舊

僞古文尚書誤採左傳

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據此三引知惟取亂侮

亡句是虺誥本文其文或士會減字或荀偃子皮增字俱未可定要是兼弱攻昧爲士會語推亡固存爲荀偃子皮語甚明僞孔仲虺之誥牽綴作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以爲虺語又昭二十四年傳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據此則同德度義句萇宏語也僞孔以作武王語上配同力度德一句又改亦有離德作離心離德以配下文同心同德是其採摭左傳不獨取莊八年德乃降以莊公語爲大禹謨如閻氏

所摘矣心勞日拙可哂有如此者

姒娣

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生謂同一父所出也其先生者男稱之爲姊女稱之爲姒後生者男稱之爲妹女稱之爲娣姊妹者男子於女子之專稱姒娣者女子於姊妹之專稱通之則女亦可同男稱衞女之詩遂及伯姊是也男亦可同女稱列女傳曾子皮之姊號公乘姒子皮與之言皆稱曰姒是也推之則於諸父諸母所出亦同此稱從父姊妹從母姊妹之等是也惟女子謂姊妹爲姒

娣故妯娌相稱卽據其年之長少以姒娣呼之親之若
姊妹也而繫以婦曰姒婦娣婦別其非同生也自孫叔
然誤解同出爲俱嫁事一夫郭景純氏因之世皆奉爲
定說姒娣爲女子於姊妹之專稱義遂昧矣孫郭之義
蓋據左傳厲嬀之娣戴嬀戴已之娣聲已諸文爲說不
知娣止是女子妹稱俱嫁一夫是娣各嫁一夫亦是娣
公羊傳以姪娣從是女子在母家謂妹爲娣與謂兄弟
子爲姪皆是定名不待嫁事一夫始名姪娣也苟以姒
娣是同嫁一夫者妯娌何以稱姒婦娣婦如曰妯娌須
繫以婦穆姜謂聲伯之母子容之母謂叔向之妻何以

止稱曰姒又如以姪娣從者娣自是後生然不無先生之姪旣定名爲姪不應因嫁改稱姒而少於已者又不應升同已行改稱娣況女君與妾自是定名如女君稱妾長已者爲姒妾稱女君少已者爲娣亦決無是理也謂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文同義豈宜異郭注又云同出謂俱已嫁一篇之中前後歧解郝氏義疏因云姨有二義俱嫁一夫各嫁一夫皆謂之姨稽之於古稱妻爲姨殊無所出至鄭漁仲說未嫁不容相呼豈妻之姊妹在室者必不許姊妹之夫語及耶尤不情矣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强名之匪惟人哂之已必內怨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雁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迎婦歸也御車授綏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雁以前婦止稱女

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雁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巳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末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殆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八九輩以恥紛紛之定名夫

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即袒他與者其羞惡之媿發視與之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女子之道誠窮極不可爲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斷不若是其難而人且若是其難則盡人可爲而且不爲者於夫婦之名何居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史記據孟子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趙岐注孟子因之二年四年爲

在位年數世無異說至唐孔氏僞伊訓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始似無外丙仲壬二帝者然觀他篇疏謂盤庚爲殷十九王武丁爲二十二王祖甲爲二十四王知崩年改元之說在孔氏誠如蔡傳所譏妄意之耳無確證也及宋邵子作經世書乃直削外丙仲壬謂以歷數推之知無二帝年數又得程子之以歲爲年胡氏之四大可信等說暢之卽朱子註孟亦云趙程二說未知孰是然蔡氏書傳獨不主程邵而從史記亦可見語類說爲定論矣後人疑程邵者或云不應湯將百歲生二子或云孟子不應兄弟倒置余謂皆不足折之也今按春

秋外傳姜氏告公子重耳曰商之享國三十一王有大戴保傅篇云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漢以前計商之世數實三十一世起成湯終武庚也譙周古史考尙然譙本史記史記即據國語大戴也少閒篇孔子告哀公云成湯卒崩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據此可斷商之有二帝確然無疑若如程邵之說則商止二十九王湯至武丁止二十世他書不足信孔子之言猶不足信乎

孔子生卒

公羊穀梁兩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並云庚子孔子生在經十月庚辰至會於商任之下唐石經公羊傳及以後諸本並作十有一月庚

子孔子生與穀梁異陸氏公羊音義庚子孔子生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則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知公穀兩家所記本無不同當以陸氏所據爲定本俗人不計十一月無庚子妄增十有一月世盛遂生據經十月庚辰朔推之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是今八月二十一日孔子生日也左氏續春秋經於哀公十六年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據前十四年經夏五月庚申朔推之則己丑爲四月十二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是今二月十二日孔子卒日也自襄公二十一年數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壽實七十四歲三傳公穀詳生左氏詳卒明白可據本無誤者自司馬遷作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

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於是孔子生年始誤壽數差減一年詳史公所以知孔子生卒捨三傳必他無所據卒既與左氏合不應生年與公穀不同必二十二年爲傳寫之誤後人據誤本推數兼改後文年七十四爲七十三耳小司馬索隱據公羊庚子上有十一月之俗本謂史葢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是亦強作解事者也及朱子作論語序說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世皆信從不疑不知朱子捨師師相傳之兩經從相沿寫誤之一史又合以公羊俗本之日月則直誤之又誤按春秋襄二十三年書

王二月癸酉朔由此年二月朔癸酉逆推至去年十一月中間臘正兩月無論大小建十一月並無庚子朱子當日徒會合史傳未經細審遂致言先師生年者不信兩經親炙之記而信朱子杜造之命矣至孔子卒之月日謂經誤自杜預始杜釋夏四月己丑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蓋據所推長歷言之不知誤在長歷不在經也長歷之誤在於哀公十二年不從先儒再失閏之說以後少補一閏又不知秦以前置閏在必歲終而隨月安閏遂致推經不合卽謂經誤今詳考之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孔

子孔子謂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賈服諸儒皆以十二月實周之九月謂之再失閏（見長歷）杜氏獨以為止失一閏十二月實周之十一月云若如諸儒所說則是三失非再失按孔子止云歷過再失閏本無明文賈服諸人所以知再失者蓋以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傳謂辰在申再失閏者例之火西流是七月則辰亦在申也而同為十二月是其再失閏亦同杜氏於襄二十七年經謂若作十二月則是三失閏與傳言再失不合直以經為十一月之誤頓置兩閏以就其歷至是又守是三非再之說以難諸儒謂止失一閏夫以九月為十二月則先

卻三個月明是三失閏而左氏止云再失漢魏左傳大師豈少精歷數者亦皆以襄哀兩事並因再失閏以九月爲十二月必是知其已先三月而止得爲再失之故杜作長歷自云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但據經傳反覆求之安知左氏與諸儒止算再失者非卽其本術乎杜旣擅改舊說謂正歷止當補一閏而又不知古歷閏在歲終見十三年經有十二月螽傳有七月辛丑十四年經有五月庚申朔十五年傳有閏月合而計之意以若十三年補閏必在十二月之前如是則螽在十一月經不合書十二月是補閏必不在十三年十五年旣傳有閏

月則必於十四年正歷補閏而十四年五月朔既是庚申其前四箇月若無閏則十三年七月不得有辛丑故長歷於十四年閏二月以合前後經傳宜其推至孔子卒日不得有己丑而以經爲日月有一誤也今以舊說哀十二年再失閏推之據十五年傳出閏月知以前歷必補正矣而其補正要不出前三年若於十二年因孔子言卽正之補閏十二月則明年螽卽是十二月以十三年仍書十二月螽知此年誠如杜說不卽改矣十二年既無改理十五年又已見正閏則十三年十四年不並閏十二月此兩失閏於何補置乎古今授時之常一

歲止十二月有閏則十三月卽一再失閏理不過多其閏年以消息之若如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則一年有十四月行之民閒豈不駭衆古亦未聞有是法也今考哀公十三年閏十二月十四年亦閏十二月以補前再失閏則由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辛丑（據長歷）下推至十四年五月朔得庚申又由五月庚申朔下推至十六年三月並一補閏一正閏共得二十五月除去大小餘至四月朔得戊寅其十二日爲己丑經究何嘗誤乎杜氏止爲强異先儒少補一閏己丑因後一月若前兩年仍頓置兩閏必不謂此經誤也然如杜法隨時頓置

所關雖得合此經其十三年之七月辛丑十四年之五
月庚申要有一處不合必又謂爲其月所無定是經傳
之誤噫杜氏必使人言先師卒之月日誤在史文不得
謂誤在巳推長歷其肌廢漢說之罪於斯爲大後儒皆
不察而肆信之何也

禮記注脫竄

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注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則是
所謂函丈也正義云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
席則函一丈音義出三寸云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
是今諸本作三分者卽陸氏所指之一本陸孔所據注

文元是三分寸之一惟一席零數尙有三分寸之一故三席合成一寸加九尺九寸得一丈若一席止三尺三寸三分則三席是九尺九寸九分尙不足一分知是淺人據俗閒脫本刪正義本也

雜記上宰夫朝服卽喪屨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正義標注朝服告鄰國之禮疏之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今以正義推之知注本作朝服以吉待鄰國之禮也諸本吉誤作告又上脫以字下脫待字遂不可解正義標注亦誤脫

月令四孟太史謁之天子於春夏注云謁告也於秋冬

注云謂告一篇之中注謁四處甚複鄭氏無此例夏秋
冬三處蓋俗增
康成弟子臨碩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
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鄭元徧覽羣
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
周禮義得條通按林碩林孝存一人也名碩字孝存康
成弟子後漢書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
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其妣作臨與鄭元傳同而魏
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

令配食縣社蒞傳本寫脫臨姓淺人不知別一人以存
字爲行之誤因改作孝行知名爲何也漢紀云使甄子
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皆當據漢書補正其姓
皆作臨也毛詩棫樸閟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亦
皆作臨碩惟禮記王制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
及此廢興序並作林碩蓋碩姓本臨字當以荀紀范書
爲得其實改作林非也據伏滔青楚人物論云後漢時
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玄矩孫賓碩劉公
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康成賓碩六人皆是偁字知
孝存亦是字合之賈序前云林孝存作十論七難後云

荅林碩之論難其爲名碩字孝存無疑也十論七難今不得詳孝經序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箸書中有荅臨孝存難禮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荅臨碩者禮記王制内兩條毛詩内兩條周禮内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荅歌哭而請者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並引詩三處六師以難周禮鄭釋之云云者亦足見所難之一端閟宮序官三引皆是荅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荅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難周禮耳餘與十論盡無從考其厓略矣

調人

予讀周禮至調人乃廢書而歎曰嗟乎是天下殺人者無罪也是治天下可不設刑政也如其言將天下盡人皆可殺盡人皆可以殺人幾何不人類與人道俱絕哉蓋天下盡人而已矣人之類若君若父母若夫婦兄弟若師友與諸親屬而已矣今殺人者能外人之父兄師長及凡有親屬者而殺之哉殺人之父兄師長及凡有親屬者則所殺者之親戚子弟心得讎之而力不得殺之力即得殺之而法不得殺之殺之必天子之法故天子之法不當問其親戚子弟之讎與不讎而但問殺人者之罪在大辟罪在小辟夫是之謂人道今乃曰凡和

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兄弟主友之讐視從父兄弟說之者曰此特言其略也自外不言者皆據服爲斷或從親爲斷焉嚮爲天下至尊不能明辟正刑斯已矣又使其讐遠避而禁使不得讐之哉如使殺人者遠適矣而讐家怨室竟死志報復殺之於數千里之外有司者又以其就而讐之取其人而殺之不且殺二人耶如不殺而仍使避之而所殺者之父兄子弟又從而殺之則愈讐愈殺愈殺愈讐不且讐殺無已時耶人道絕吾安知人類不與之絕也且所謂君之讐者

必弑君之人也而亦和之而亦使避之假令謂人之君為人所弑是其人即謂人之讐也謂人將自與之和而使之避在海外耶抑持此人與天下臣庶和而使之避在海外耶吾恐一謂人且不與之和亦無此海外為是人避地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孟子不云乎惟天吏始可以殺人人而殺人何義之有如說者言父母兄弟師長當辱焉而殺之者遂得為義耶夫辱亦大有辨矣若彼辱之而是與則辱人者無罪而殺人者當治彼父兄子弟豈終不一理而直受其殺也有司者又豈終不一聽其理而直遣其避也即彼辱之非

與而彼止辱之此固殺之矣雖弱敵亦不遽甘心焉令勿讐果不讐耶彼不聽而讐之則死是人已死其父兄官又死其子弟也如是則凡辱其父母兄弟師長者皆可徑行殺之彼若讐則聲之官而致死焉如是則凡爲所殺者之父兄子弟不惟不敢讐且視其父兄子弟之辱人者爲殺其所當殺而又無所用避諸海外避諸千里之外也是倘得爲天下哉吾謂雖桀紂立法亦不若是其言之謬也何周公乎如其言幾何不人類與人道俱絶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如字之義趙氏朱子俱未及後人強爲通之於語意究不融貫按爾雅如謀也注云如所未詳余以爲釋詁正訓此如字如就見作謀就見解語豁然矣

糞其田而不足朱注無明文趙注凶年饑歲農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則作不足自食解於語意似不合通上下文讀之不足謂不足供所貢之常數耳必云糞其田者卽下所謂終歲勤動明非有田不耕耕而不力之農而猶不足其下可知矣樂歲可多乎常數而必不多取凶年不足乎常數而必不少取語意對較自

明惟其不足貢數故必稱貸益之而始足朱子注云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足字正對上文不足言可見朱子之意是以不足作不足貢數解近世講家乃謂不足以償糞田之費則於通節詞理俱不從順矣

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炳燭齋隨筆言古人呼男色爲艾引左傳艾豭晉語國君好艾戰國策乃與幼艾爲證閻氏釋地取之余謂孤突言艾指嬖臣魏牟言幼艾指建信君固皆男色若艾豭之艾訓老與五十曰艾義同艾豭老牡豬也豈色之謂楚詞少司命擁幼艾亦謂女色又豈有人知好色專慕男色之理則男色

爲艾非確義也今按爾雅艾歷覛胥相也相有相視相
與形相三義此訓三義並列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爲
賜予予我二義並列同胥相與相視之相也歷覛相視
之相也艾形相之相也以形相解艾字正少艾幼艾之
訓少艾猶云幼少姿相也辪總注張衡東京賦沛艾爲
作姿容貌似本於漢儒雅注至郭氏則不能詳矣姿相
所以爲艾者翟氏灝考異云古訓艾爲白而白含二義
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皙白言謂之美同取於艾之
色也其說本通焦氏循乃不然之別生通又通刈絕色
之說轉支蔓矣

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史記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謝山全氏荅問從孫疏以讐由即濁鄒而引孔叢子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貢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謂史云妻兄亦有譌闕氏釋地云讐由爲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按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而言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讐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覲索隱云云知後世誤讀彌子之妻句與子路之妻句兄弟也句自唐已然至孫疏云彌

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始明見讀法後人相承此讀如闇全且習慣俗句推揣求合不知孟子即史公藍本也

王豹趙氏注衛之善謳者朱子因之云豹衛人其實無所本止因淇水在衛而云處淇即謂是衛人耳余按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杜氏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知湻于髡所稱即此王豹想是因善謳爲景公所嬖悼公立而僅囚之知終未見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髡此段語皆是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者如緜駒華周杞梁

皆齊人不應雜一衞人且所稱舉亦必不下及編戶無名位者如華杞皆齊大夫知豹是景公嬖大夫惟緜駒不可考或高唐之邑大夫歟

並耕章聖人有憂之牛山章有梏亡之矣二有字當讀作又爲又更義蓋古無又更專字借𠂇又（左右本字）及有無字爲之後以左右（佐佑本字）爲𠂇又而又遂爲又更專字經中凡借有無字者皆改作又惟尚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二十有八載惟十有三祀等未改孟子書改之未盡者尚餘此二字今試卽兩處上下文讀之洪水氾濫五穀不登聖人憂之乃治水教稼然後民得飽煖既飽煖

而逸居無教聖人又憂其近於禽獸乃勞來匡直使之自得然後民知人倫聖人又憂之與上堯獨憂之語脈蓋相承也牛山之木既伐非無萌櫱之生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成其濯濯人之良心既放非無平旦之好惡旦晝所爲又梏亡之是以成其禽獸又梏亡之與上又從而牧之語意蓋相對也若作有無字解是憂之乃別有所憂非憂其近於禽獸也梏亡亦別有梏亡之者非梏亡於旦晝所爲也於詞理俱失矣

爾雅

釋詁賡揚續也注揚未詳按虞書颺言史記夏本紀作

揚言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知作揚者乃古文漢碑揚舉字多作颺則颺言及時而颺之作颺者蓋今文通用也此訓正釋皋陶謨賡揚義揚言謂續帝敕命時幾之言賡歌謂續帝喜起之歌也僞孔傳云大言而疾曰颺似其本亦原是揚字故依傅鄭箋毛詩不吳不揚云不讙譁不大聲者以爲義不知吳揚並言自宜就高舉意訓揚爲大聲虞廷君臣雍容歌詠拜手稽首皋陶此時敬慎至矣而忽大聲疾呼有是理耶雅訓誠古說也

釋言𨐨歷也注云未詳按𨐨古霹字歷古靂字謂震雷

也辟說文震下作劈則辟言其擊物破析也歷言其雷刺轥轣也單言則曰辟曰歷合言則曰辟歷前漢天文志辟歷夜明劉向傳𩆆虹辟歷皆合言也後世俗書並從雨郭氏按文求之此訓遂無從解說邵郝二家疏並執辟法以通歷字一云歷律之通一云歷秝之借俱未確

釋文懋懋慔慔勉也音義慔亦作慕邢疏因云慔與慕同按說文慔勉也從莫在旁慕習也從莫在上形義俱別淺人不知爲兩字移旁心作慕非也詩楚茨君婦莫莫傳莫莫清靜而敬至也靜敬卽勉力無怠之意所以

爲豆孔庶也此正訓詩義愼正莫省

釋山山續無所通谿注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按此注本李巡見左傳隱三年正義說恐未確釋水水注川曰谿同是谿名不應一爲注川之谿一爲無所通之谿竊謂此爲釋山之文自主山言山續無所通爲深山古澗非通達道路之經由者是名曰谿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此無所通卽不通之謂而其水仍注川也釋曰窮瀆氾卽俗謂死水潭李郭牽合窮字與此無所通爲一似誤也

釋水水草交爲湄左傳僖八年正義引李巡注水中有

草木交會曰湄水經濟水注引舍人注水中有草木交合也據此知舍人李巡本是水草木交爲湄多一木字若如今本是水與草交非草木交也

釋鳥亢鳥嚨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嚨嚨才可見也樊光云亢星鳥也嚨嚨亢鳥之頸也是舍人樊光本作亢鳥嚨嚨陸氏不及孫炎知孫與郭同今本也但如今本亢鳥嚨其粻嗉文義爲指喉嚨鳥嗉甚明舍人以亢爲高亢義則是亢鳥連讀謂高飛之鳥也樊光亦亢鳥連讀謂是亢星二家之本皆似無其粻嗉句若有則嚨嗉連文即不應如是解以知釋獸已有鳥曰嗉之文

此其糨嗘何是郭氏以前人所增舍人樊本並無也然若樊義亢星旣非星鳥且此是釋鳥何與天星釋文必有誤字

釋畜角一俯一仰觭皆踦觢說文觭一俛一仰也觢一角仰也易其牛觢音義云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虞翻云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觢按爾雅文別觭觢之異甚明韓嬰許君說觢是一角仰則有一角不仰仍是一俯一仰觭也兩家云一角必是二角寫誤音義又云觢荀作觭據虞氏義其本亦必作觭與荀同故以角一低一仰解之稱觢之觢觭字之譌也

孔疏尙書古今文經字之異

堯典正義云杅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爲優賢揚（今本誤作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按此疏載古今文經字異處嵎夷昧谷心腹腎腸劓刵劅剠是古文嵎鐵柳谷優賢揚臏宮劓割頭庶剠是今文自百詩閻氏誤會疏語古今互易近江艮庭王西莊孫淵如等注尙書都沿閻說以孔謂今文者爲古文

若傳段氏撰異辨證甚詳余以爲疏文本自易混郎讀作夏侯等書某字鄭爲某字亦無不可若段氏引夏紀索隱稱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書釋文稱考靈曜及史記作禹銕尚書大傳及鄭注八月西巡守言柳穀周禮縫人注稱書曰度西曰柳穀裴松之管甯傳注稱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諸處證嵎鐵等爲今文確矣而執閻氏說者必將謂諸書據古文稱今文者是寫誤則猶未易折之也竊思得確不可易一證漢成陽令唐扶頌是閻葵班光和六年立頌後載斑之子龔治歐陽尚書廉治小夏侯尚書則其文必出於父子之手而頌中

云優賢颺歷（漢碑揚字多省作颺今文讀歷上屬）其爲用所受歐陽夏侯之經無疑定此優賢揚歷是今文則與禺鐵等並爲孔氏所稱夏侯等經字決無移易矣又漢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寵（臤古賢字）其碑良孫衛尉滂立淇文惠謂滂爲九卿在靈帝之初此時鄭書注未成而碑已用優賢字亦足爲三家經字之一驗

綦毋邃孟子注

隋書經籍志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今亡（七錄作孟子注此省注字）舊唐志作七卷綦毋複姓毋讀無詳廣韻毋字注隋志注作毋寫誤也仲林余氏經解鉤沈目錄列邃於

時代無攷中耕崖周氏考孟子古注亦云邃世次行事無攷余按通典九十五言晉哀帝興甯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后之喪尙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齊衰周綦毋邃駁云云（刻本邃誤作遂）則邃是晉穆哀時人故隋志載邃列女傳七卷次皇甫謐後宋裴駰史記集解注趙世家顏若茗之榮得引邃列女傳注也隋志注云梁有者據七錄謂梁有其書與後言邃注二京賦三都賦及誠林並梁有今亡同非謂即是梁人孟子正義誤會志注因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九卷非也邃注僅存者經義考蒐得李善文選注引秋陽以暴之注周之秋於夏爲盛

陽也驅蛇龍而放之菹注澤生草曰菹二條選注引菹作葅下又云沮與菹同明作葅是遂不朱氏作菹誤周氏復蒐得選注夫子當路於齊注當路當仕路也伯夷隘節注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二條合之凡存四條耳可惜也

考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二條鄭氏經注原本

按今本儀禮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至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世儒讀喪服者多從舊讀合女子子八字上屬爲妾服君黨下云世父等爲妾自服私親而以鄭改讀爲非經誤傳大違服例斷不可遵余嘗疑若

按今經傳讀之以合通篇服例爲庶子及女子子未嫁者當期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降故大功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當大功大夫之女若適士又以尊降當小功此嫁大夫者尊同得服親服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同不降故大功妾不得體君得各遂其私親之服故爲世父毋叔父姑姊妹俱以出降服大功經傳明白畫一毫無疑竇即云當言其而不言其既可以文爛在下又焉知字無脫落改讀誠屬多事且改讀必義勝前人即不勝亦須各伸一義今以改讀按之服例女子子之嫁者於本宗旁期以出降服大功此女子子是嫁於大夫者

若世叔父仍是大夫姑姊妹仍是大夫妻自應尊同不降仍依出降大功若世叔父是士姑姊妹是士妻又當以尊降服小功經不言世叔父是大夫姑姊妹是嫁於大夫自主士言則此嫁大夫之女爲服小功明矣至女子子未嫁者於世父等並與男子服期亦不得大功是改讀之義轉大謬不通矣以康成於喪服微曲悉到此條既非隱互難明之服又有明白可據之傳何以定須改讀改讀又不通如此康成宜不其然反覆推考乃知後世所據以駮康成之傳且非賈氏所見之傳而賈氏所見之傳注又非康成原本今一一疏證之此經之當

從鄭讀斷斷然矣

鄭氏經注原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按注以子夏傳此者錯置後條下當移歸此後條本無傳也其傳曰十八字乃舉後條下全文非抽出言之之辭於本經下舉正舊簡之錯在他經者自應全標簡字與玉藻而素帶諸節樂記愛者宜歌商節注卽在錯簡下止云宜承某某自明者不同故知鄭所

注經本傳曰二字之下卽連何以大功注舉十八字是其全文若後條注複舉何以大功三句卽隨便言傳所云更可見矣欲明此經鄭讀此其鍵籥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依疏作以見今本作以明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

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注舊讀至未嫁者述馬融輩讀法言大夫之妾至私親也述舊讀者合上下作一條解義此不辭至文爛在下爾乃自下所以破舊讀之意此不辭及經與此同之此皆指此經爛在下之下指此經下言此經不是謂妾服私親之辭篇中謂妾服私親之辭例言其字此經若實爲妾服私親當言其如不杖期章爲其子爲其父母以見是妾服私親今此經無其字而齊衰三月章言女子子服曾祖一經辭正與此同足明

此經與彼經同爲女子子本親之服傳所云何以大功三句乃上一經之傳因簡爛誤置在此經下耳舊解者惟不知傳寶誤置見傳發妾服之義於此經下自然謂上下皆是妾服不能不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上屬合庶子爲妾服君黨下爲世父等爲妾服私親其如此經之辭與篇中必言其者不類而與言女子服者正類則不能不改讀矣

鄭改讀必據經不言其者盜通計全篇經例於爲人後者爲人妾者女子子適人者三等人之服私親辭必言其以見非所後及夫家之親大功章女子子適

人者爲眾昆弟獨不言其者以嫂叔無服不嫌無其字故也則此爲世父等若實是妾服私親經決無不言其今既不言其知非妾服私親決矣解經必先守經康成據通篇文例斷之已非若舊讀之憑私臆合況此條經旨關女子服例匪細必如舊讀亂文例猶可失一服例可乎

注言女子子成人有出道降旁親六朝儒者謂之逆降見梁朱异問李業興語不始賈疏也而此義明後學者羣大訾之余謂此聖人經例鄭特明之非肊撰也若言女子子成人未嫁者於諸親之服皆同男子則不杖期

章祖父母條內已兼有未嫁女孫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條內亦兼有未嫁曾孫女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觀彼兩經决知聖人於女子年已笄醴者謂雖未即嫁而早晚有嫁道若値喪服必一概滿其月數則當婚姻愆期女道外成得歸爲重遂服爲輕惟正尊之服是不敢降若旁親則皆可從降使無失嘉會之時此一經正著有出道者降旁親之事例其餘經皆不出從可知也惟祖父母曾祖父母是正尊不在此例故別出言之鄭注女子子爲祖父母

條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注女子子爲曾祖條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正康成善於讀經無隱不盡之處若如舊讀則此例專在此條者先致晦盲而爲祖爲曾祖二條之別出言者經意無從知矣

朱子初以舊讀爲得傳意以鄭改傳爲牽强後與余正甫書始云女子子適人者爲世父等之服獨見此經當從鄭注無疑愚以謂經出此條本非明嫁者爲世父等之常例特以見未嫁者有出降旁親之專例何也女子子爲世父等其但以出降者自可由爲衆

昆兄及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推知其餘更以尊降者又可由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推知其餘本宗出降之服經不見者尚多何必定見爲世父等若未嫁降旁親不出此條則此例遂無從見此經意也朱子特以鄭氏講禮之宗終不肯違其說故從爲之辭耳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今本傳曰下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四句賈疏中已述之余玩注說知馬鄭本並無也蓋魏晉以後從馬王之學者以經言嫁者未

嫁者未主名嫁於大夫其未嫁者妾自從女君以尊
降大功義無可破其嫁者若是適士則既以出降又
以尊降即不得爲大功終是破舊因取齊衰三月章
嫁者未嫁者之傳以爲此經之傳謂經同傳同師說
乃堅耳鄭因未之見也若鄭見傳文已如此豈不計
以己讀合傳文則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妻此條下明
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曰尊同則得
服其親服是爲姑姊妹尊不同者當小功此條上明
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尊不同是其
妻自爲世叔父母尊不同者以出降大功更以尊降

小功此經既不云爲世叔父母之爲大夫者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則皆不得爲大功明矣而經是爲大功如傳云者固不得大功依傳義則舊讀斷不可改改舊讀則傳義斷不可通而必改從新讀鄭何至荒忽如是今卽新讀與傳義全背之故而確以上注之標舉錯次全文者證之卽本注推本經決知鄭所見之本此經下止有傳曰十八字並無嫁者其嫁於四句也惟其目中胸中絕無嫁於大夫之說其傳曰十八字已定當歸上經則此經直無傳文按經讀之嫁者自主適士言其爲世父母等自從出降一等常例

所以不更注說止解未嫁者一層而舊讀以適士之
女大夫妻應以出降尊降服小功者乃謂妾從之服
大功賡成且不暇駁其誤矣
今本傳得與女君同下有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
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句賈疏云下言二字
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旣非子夏
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
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
之按此則下言二句賈原謂是注文當連上節注末
句同爲鄭君分別舊讀者意趣之語不當割置傳下

分一注爲兩截傳本久經如是不便輒改而古人經注連寫不似後世明標注疏字樣易爲區畫賈恐讀者見注文鶻突或認爲子夏所著或認爲舊讀所安故預破此兩惑意謂何以大功三句旣當在上爲君之庶子下矣則此經原傳止有嫁者其於嫁四句如連下言二句並爲傳詞卽不成文理若謂是馬融輩所安馬融喪服經傳注具在得與女君同下並無是語此斷爲鄭注無疑止須連上節讀耳其下言兩句凡二十一字賈氏不計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者以十字是鄭述經文故止計鄭於十字上下所

加之十一字朱子謂中包爲世至姊妹十字是也東原戴氏校儀禮集釋退此二十一字上接前注下連本注合作一條以還鄭君之舊合賈氏矣而又譏賈氏以爲世父母十字爲傳以下言十一字爲鄭加亦未全明疏意賈何嘗以十字爲傳乎

二十一字之非傳不獨賈疏可憑考賈以前人及賈疏後百年閒亦皆不以爲傳其直以爲傳者自開成石經始也杜氏通典大功九月議載此經下稱晉孫畧議以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妻賤不敢降也張祖高

難以爲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按孫略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略故宜在大功今按孫議張難不從舊讀亦不從鄭義並守傳文妾服君黨立說孫謂妾賤不敢同女君小功義雖與傳相違仍與本經爲大功合張之難義以與女君同小功則直不顧本經是大功章矣要可見晉世諸人並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故於馬鄭外各明已說若見傳已有妾爲私親明文肯作此夢囈耶杜氏在賈疏行百餘年後而主孫恩輕從略之說不以傳言私親正之

又可見君卿以前亦並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也此必唐中葉以後民閒不明賈學之徒見此經一注兩截卽以二十一字混作傳文連得與女君同讀之亦自理順詞明因而更相傳習及鄭覃等校刊石經粗淺無識遵用不疑遂成今本此石立數十年明儒不窺故知非特字乖師法也然則今本此傳一經賈氏以前人取齊衰三月章文入之再經賈氏以後人取注文入之然後羼湊成一理順詞明之傳不有賈疏何由尋其蹤跡哉

芸臺阮氏校勘此經謂下言兩句原連上下注爲注

文其說實本東原戴氏而云唐以前寫校者因注言
爛下遂疑下言二十一字爲文爛在下以故誤爲傳
文此則肊揣無理賈疏具在何唐以前也至云注自
舊讀起當次傳文女君同之下亦本戴氏按篇題疏
云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
者則在傳下以釋傳此注例也今鄭旣以女子條下
之傳當屬上條又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則女子條
下鄭意本無傳矣必無注本條於他條下之理故知
注必並在經下阮說亦非程易疇初見與阮氏同及
作足徵記意在處處力攻鄭氏懸空拈此不辭三字

以鄭氏爲序傳文謂可斷傳文實有此二十一字程
非不知二十一字依賈疏確是注文而必以誣傳者
以不誣傳則不能誣鄭耳其說經之私殆不可問矣
循注文止是謂舊讀者不知傳文爲錯次因而誤解
兩條皆大夫之妾服耳並不謂傳者說誤至敖繼公
郎廡湊之本立論於是累及傳者謂傳者失於分句
不審求爲嫁者大功之說不得故强生嫁於大夫之
義以自傳會而爲世父以下文無所屬又以爲亦大
夫之妾爲之直是以子夏文學專科反不如一年人
學者尚能離經句讀也至謂傳文始蓋在未嫁者下

今在此者鄭氏移之更可勿論矣

或曰鄭據齊衰三月章女子子爲曾祖條經與此同以明此亦女子服本親而彼傳固言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此經即如子言鄭所見之傳本無嫁者四句而以彼經例之辭同義自同則嫁者仍是大夫妻況鄭注子嫁反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經旣云嫁者即無前傳亦知是嫁於大夫者也鄭義不仍非乎曰子嫁反之注蓋釋嫁字之義非以明經例也若以經言嫁者必是嫁於大夫則即子嫁反在室爲父三年者鄭豈以爲非大夫妻仍止服期乎又如繼母嫁

從爲之服者鄭豈以爲非嫁大夫子卽不爲服乎知必不然矣且此經主明女子得降之親出者固降卽有出適者亦降彼經主明女子不得降之親出與將出固不降卽出而貴者猶不得降傳者恐人以此經例彼經謂彼嫁者止指士妻故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而大夫妻以上以下無貴賤皆不敢降正尊止得降旁親之義以明經辭雖同義各有在鄭據以證攺讀者止是明經無其字爲爲本親非以經意是一也

或曰子欲伸逆降之說至不惜刪經以就注恐無信者必且得罪曰余固知必爲世罪然世之病鄭者爲

不用明順可據之傳文特立新說耳而康成舉所謂錯次之傳之全文具在注中賈氏計康成明舊讀意趣者之下言十一字具在疏中後世所見明順可據之傳鄭氏末之先見斯罪矣余奚罪至經別出女子子爲祖父母爲曾祖父母以著不降則有所降之專條非此謂世父等而何也鄭氏不先知後人止信經之出降尊降厭降決不信更有逆降而必若明經意斯罪矣余又奚罪

前六年讀此經反覆尋繹得即本注推本經定康成所據經傳古本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然後改讀之

確可得而明其說幾備今日重復思之更得卽上條明下條卽記文明經文益見世儒以旼讀病康成者先自病讀書粗心也蓋經例凡爲子女服同者皆子女子子並言惟妾爲君之子女例止統言庶子此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後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經凡三條文例是一則此上言庶子已包女子在內下女子嫁者未嫁者非屬爲世父等爲別言女子之服而何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私親大功以下服備此一語而卽此一語可決知經中不著妾爲其私旁

親之服故記特補所不備若如舊讀是經已見世父等旁親服例餘不出者皆可知矣何待記補之乎記以經已有爲其父母一條則爲其祖曾亦以不得體君得遂可知故不及私親正尊而止著兄弟服卽其不及正尊而兄弟服之爲經所不著益見以上條明下條以記文明經文改讀豈猶有微罅乎鄭學誠未可以粗心輕議矣

巢經巢文集卷第一